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三十六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朱坤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三十六

明程敏政編

記

水木清華亭記

王英

吳縣知縣吳復克禮世居福州螺江之陽有亭為燕游之所名曰水木清華亭蓋取晉尚書謝混西池詩之語云螺江地幽曠而亭之作據其勝近則嘉木森聳亭亭

如車蓋清陰蔽虧涼颼時至水環繞而流明淨如鑑迴
風激波遊魚出沒稍遠則有虎頭之峯若顧若蹲若踞
自南盤迴而西與羊崎諸山相連屬而石陝渡在其前
飛來石峙其後朝暮之間雲霞之舒斂雨霧之冥晦草
樹之葱蒨與夫平阜遠岸沙鷗水鳥飛鳴上下遠近之
景於斯亭一覽可見克禮日游於其中或讀書詠詩或
彈琴酌酒或憑闌縱目意休休然甚適也嗟夫人之情
所好不同馳騁車馬於通都大邑與王公貴人遨遊窮

極乎耳目之所好者人皆悅之而山林泉石草木幽寂之境好之者甚少克禮獨愛悅焉蓋異於時人也已非古之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吳縣大邑也政務煩劇克禮為邑宰清慎平恕事不苛擾民甚安之此可見其素所操履矣然而聲譽方隆顯用可待未得歸游亭之中以遂其樂乃屬中書舍人周某道其詳請記予嘉其志書以為記復招之以詞曰

螺江之流兮瀾瀾濱江之居兮居所止白石磊磊兮山

峙峙煙雲杳靄兮古木陰翳君之去此兮歲月逝猿啼
鶴怨兮誰與為侶盍歸來兮日容與擷芳華兮憇江渚
膏吾車兮遠相從濯清冷兮追涼風發高咏兮彈絲桐
亭中之樂兮與君同

重建蔡涇記

常州畿內大郡也其屬縣江陰之南十五里曰夏港其
東有閘曰蔡涇南引湖水北通大江兩淞蘇松漕運及
閩越商賈之舟皆經此而江陰武進無錫三邑之田凡

數千頃皆資以灌溉遇旱湖涸江潮退則禾槁死舟不可通有閘以節制其水則田不病旱舟不病涸矣閘之創相傳始於唐歷宋元以及國朝因其舊雖設官掌之而歲恒圯壞輒役民修治用力甚繁而其功不可經久民與舟往來者病之知府莫侯之至常也政舉民安聞蔡涇久為民病欲圖改作以其事奏于朝既從其請詔巡撫工部侍郎周公為之經度公受命與莫侯議當撤其舊而新之有言新作則勞費滋多其功難成者公毅然

然力主其可初公因民有餘粟積於諸郡倉庾皆充至是會計其用可數十年矣乃發粟市材用諸物惟石艱得乃取於姑蘇洞庭山工者亦蘇人令琢磨以舟載至皆給粟償其力石計四千五百丈木二萬二千株輓二十萬鐵一萬斤有奇工匠計百人役民二千五百人食以粟計二千九百餘石始於正統元年八月以是年冬十一月成堅壯倍於舊時而閘之啓閉有節歲早有備舟行無阻人獲其利而不知興作之勞也父老相與慶

幸述周公莫侯經畫之詳來請記以示久遠嗚呼河渠
溝洫其利於人甚大昔創制之法與夫廢興得失人所
共知而為政者莫能興其利至近時尤甚焉其故何哉
不知水之利為民衣食之源故漫不加意欲有所興作
者或謀慮不周或材不足任或懷私因以培克其下安
能興利以及民哉今天下糧賦北上供億者蘇松居其
半歲時漕舟如山列運夫如雲集扶檣曳纜者綿亘不
絕若商賈之舟尤不可以數計而其道皆由蔡涇水可

使之涸而閘可使之久壞乎莫侯欲作之既知所先務
周公能力成之而使民不知勞功大而利溥非有謀有
為舉動無私焉能至此其功不亦偉哉刻石以記其成
者固宜乃為之書周公名忱字恂如永樂甲申進士累
官刑部員外特拜侍郎巡撫南畿內善政不可殫述莫
侯名愚桂林人由工部郎中陞知常州以正直自持稱
為賢守後之人觀二公之成績亦當有思乎

義山記

廬陵銅谿劉先生嘉會所居之傍近有山焉初無名先生以其寬衍深秀而閔鄉人之貧窮歿而無葬地者令皆葬於此今塚墓累累殆百餘所人皆以先生所為義士也因名其山曰義山先生有學行文藝洪武中以明經薦至京賜華蓋殿說書後分教壽州以言事稱旨陞武進丞未幾罷官家居宣德初用知者薦入朝所司擬外校官時年八十以老不堪事辭上曰師表後進正宜老成人不聽先生懇乞骸骨得還鄉里今年幾九十尚

康強無恙鄉人德之者曰先生不慕榮利而享壽考以
行義之報也然其餘慶之發殆不止此將猶其在子孫
矣乎先生聞之曰吾欲鄉人死生之皆不失其所而不
能也吾量吾力之所宜而為是耳豈望報耶或者曰此
仁人君子之心雖推之以行之天下可也而有所不能
行焉獨不可惜哉夫士君子讀書學道得行其志者幾
何人周官有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民族
葬而掌其禁令使皆有私地域是則古之人無貴賤貧

富死而未有無地以葬者後世山林川澤皆歸於民而據於大家巨室非細民所得有然後有暴骸露骼者蓋多也今先生居一鄉使一鄉之人無是患有古之道焉如得行其志而兼善天下則失所者殆少也此世之所以惜之也歟先生誠仁人也使鄉人之所以祝之者信然則其後人之食其報者其又可量哉予姑記之必有以驗之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沈鍾伯律奉璽書擢
守于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于獄者凡
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
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祇謁于吳泰伯廟見
其堂宇傾仆垣墉頽圯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
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
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為屋凡四
十楹繚以周垣堅以甃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

牲醪祇祀于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
相媿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吾輩所爭僅
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
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命巡撫于江南
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
公以冬官侍郎為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
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郡侯葺而
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

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於必勝窮兵潰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為虜是欲求富彊而失其富彊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闢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爾民欲為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

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
為國乎何有此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
請以是為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
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祀神農陵記

曾鶴齡

神農氏教民耕稼蜡祭醫藥交易之事開萬世衣食相
生相養之源故凡後世有天下者皆祀之而新即位者
則告焉示不忘本也今年今上即位實遣臣鶴齡賁香

幣祝文求其陵行祀告之禮而陵在衡州之郵縣郵縣深僻若獠洞然故自衡舍舟陸行越峻坂涉深塹五宿始至之後又三宿始將事事皆如儀奠獻有虔稱上所以親遣之意既畢始若釋重負然猶不敢忽慢遂跼步山麓見有石壁高二尋許廣半之正面而直立或指以為塚門又上少許有杉二株一榮一枯其大數十圍高不可計根節如鐵石或以為異人所種莫敢剪伐者杉下有壇下有墀蓋舊有之新又更置或能言更置之由

而未詳也至問陵之所始訖莫能對退坐公館取縣志閱之亦落寞不載以問郵庠諸生有進而前者對曰聞諸長老宋太祖求帝王之應祀者獨神農氏之陵不可得一夕夢神人戴一笠持兩火訴不血食覺而咨羣臣皆曰是非炎帝乎火位南方宜往南求焉遂遣使者至長沙之境求不獲將歸遇一老人引而指示之曰是則炎帝塚也忽不見使者還報卽遣祀之遂成典故噫斯亦近於誣也雖然殷高宗夢得傳說遂舉為良弼孔子

夢見周公卒明其道以教萬世由是觀之則宋太祖之事亦精神所感有然也不可以弗信矧炎帝之神在天無所求而不獲今苟因其故典盡其誠以享焉有不獲者邪予故存其說以告後之來祀者宜盡誠焉耳陵之是否雖置勿辨可也

復本堂記

倫理叙名分正繫於世教使然者予嘗得其說矣世教不明而其民父子兄弟之序或至顛倒繆盭者非其性

不善也汙俗誘之也其教既明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人得其正者非其性獨良也美俗導之也五雲東溪著姓郭氏當元盛世有無子懼乏祀者遂子其弟可謂其名柰矣而以為固然莫或易之迨國朝洪武初其後裔按譜世次失倫大駭遂更正之復其故常此豈不有由來哉元有天下幾百年海內富庶人人足給民至老死不識兵革庶幾太康而獨狃於故常不脩堯舜三代之教人不相非以至綱常淪斁我太祖皇帝龍飛之初忿

嫉其弊一正以禮法而汎掃之俾尊卑上下隆殺等級
截然不紊而天下益以治富庶益盛於昔由此觀之則
郭氏之先紊其名實與其後裔得改而正之者皆世教
使然明矣天高地下川流岳峙萬形明白而昏霾翳之
視者無見一日天大以風刮去淨盡仍復其舊而天下
曉然豈非此理乎郭氏世次得正久矣又嘗扁其堂曰
復本今年有來京師求予記者前金華丞正顯也正顯
之言曰曩所失者曾祖雲祥府君後復正者叔祖崇良

府君崇良府君嘗為萬安訓導願請并記之嗟乎能復者固本乎上之教而非其人卓然不惑殆亦難矣昔孔子為政欲以正名為先子路猶且以為迂况後世乎况以今茲而欲正數世之前之失乎夫誼之正者徃徃難於為繼非特繼之難守亦難也然則郭氏派系之本必卓然不惑而後能復之也夫而後能繼守之也夫

舵師記

林誌

舟之載舵主之舵操縱疾舒得失而舟之安危繫焉故

凡傭於舟者皆以力而舵師兼智力長焉其受直也恒倍或參伍其載而取之然非素諳是者非惟人不之任而亦不敢輕任於人其責蓋甚重也哉歲戊戌予奉使北還買舟以載得寧波舵師某甲予見其駸而使酒曰夫也詎能舵舟同載者曰子以傭役人而乃貌取之乎且其直廉又易與毋慮為也予固疑之比渡淮及湖中流而衝風作狼狽失勢者幾旁舟皆笑之曰是特其小者耳使之乎大江則將奚為予問同載者曰嚮吾言

之何如則皆愀然曰今之舵舟者皆是已此特其甚者
奚暇渠之笑哉予曰然則是吾任者之過矣彼敢輕以
任人何哉應者曰子以彼為工其技而利濟人與其將
以舟利而冒其名者與夫利濟人者必世業於舟其捐
費博其資利遠凡舟之須皆工且良故傭必擇人況於
舵師乎其以身任載也毀譽不顧夷險在已視其載之
輕重與其舟之輕重侔焉是誠足任者矣若夫以舟利
者則不然其於舟也朝僦之夕業之無須博費不期遠

利乘人之載而弋取之不得則下上而求合焉毀譽夷
險汨然於中也彼欲載者樂其易與且利其廉傲倖以
無事往往以涉大江猶安流也而況於淮與湖哉子曰
安危同勢也喜患同情也彼豈異於人者與應者曰良
師先勢而違情庸師勢迫而情見故曰前車覆後車戒
審如此天下惡有僨事者哉子曰嘻此名言也顧命童
子濡毫記之

重新孔子廟學記

陳 循

鳳陽府古揚州之域春秋時鍾離子之國漢晉以來為郡其名不一聖朝龍興於此吳元年賜名臨濠府越三年為中都建中都國子監政府曰中立府洪武七年國家定鼎金陵復改中立為鳳陽府以中都國子監為鳳陽府儒學其殿堂學舍自創始至今凡八十有餘年中更郡學之吏多矣而未嘗有脩壞補廢於其間者以是士無所奮以志於學而由科目以登庸者遠不逮於他郡是可歎也仲侯閔之來為郡也首以為懼以謂學校

風俗人才之本為政所當先者不先其本而規規於事
為之末以傲譽於公庭爭訟辨別之間君子有不貴也
孔子不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吾徒誦法孔
子者也敢不容心於是乃率貳佐周覽廟學相其廢壞
有不可仍舊者悉撤而圖新之中構禮殿翼以廊廡肖
像以祠聖賢其間凡廟所當有者無一不備外為講堂
環以齋舍儲廩以饌來學之徒凡學所宜置者無一弗
周材出於捐俸貲以率僚窠而省浮費以補缺工出於

貨勤敏以乘間隙而止不急以助勞經始於景泰二年三月十六日落成於明年五月二十日既成仲侯遣人走書幣來京師求為之記仰惟昔者天心厭亂于是篤生聖人以為民主肆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龍飛九五削平僭偽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然肇基不於他而獨於此此豈非舜之諸馮文王之岐周殆有不可以與尋常州郡同日語者況嘗建中都立太學天下英才畢集之所今雖更為郡學

而詎可以廢壞不治以有忝於聖朝龍興賢才豹變之
淵藪乎宜乎仲侯首以為懼而惓惓任作新之責於今
日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上應於
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為理之必然也天下
賢才無問海內海外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尚莫不有帝
臣之願况居州里之間輦轂之下如水之先得溼如火
之先得燥有不相應相求為尤易於他哉士之得生是
邦游於是學其視天下海內海外賢才已倍萬其天矣

而又有賢守之作新如此誠不自棄而加勉焉將見如
水流湮沛然若決江河而注之海如火就燥粲然若列
星辰而麗乎天有莫之能禦矣故於仲侯請記是郡廟
學之成書以為勸

坦齋記

金寔

吳宗政之居在京師東城闌闌中樸然一室也署其題
曰坦齋予嘗過之宗政曰僕將思樂乎平易也先生幸
有以教之予曰平易天下之善道也而今人鮮克由之

豈世方以奇崛為高艱晚為安好僻怪而樂深險以平易為不足為故弗由邪胡不舉天下之所共由者而喻之哉周道如砥安車由之鳴和鸞中節奏無不如意坐車中者暢然而舒泰江流一碧巨艦中下風濤不驚棹夫唱和處舟中者晏然而無虞由乎平易故能坦坦也若夫攀危逕履巉岩臨萬仞之壑逆百折之瀧未有不神禡而膽落者不由平易烏能坦坦哉君子察夫是理恒置心於平易之地舍躁而趣靜遵分以循理久則心

廣體胖將無適而不坦坦矣是故大易有履道之象聖
人有蕩蕩之稱皆所謂善也宗政起謝曰先生之言至
矣水陸舟車之喻僕未暇遠觀焉試以日接於目者言
之僕之居四通八達之衢也雞鳴而起貴賤紛沓騖利
達者躋攀於分寸殖財賄者較量於錙銖百技衆工四
方所集忻者笑戚者悲怒者搏强者效詭欺揶揄滑稽
突梯千態萬狀以求售其術寧有樂平易而坦坦者乎
僕於是乃求喧中之寂掩戶以息香一縷書數十卷或

從事於佔畢鉛槧資之以為養此外殆無營焉願因先生之言勉其所未至以求自異於庸衆人不知其不可也於是舉几布席豆羞觴醕樂予於齋內獻酢互更懽然洽矣為之歌曰坦兮坦兮去爾町畦絕爾多岐遵大路兮以遨以嬉秣吾馬兮膏吾車吾與爾同歸宗政吳人敏而好學善鍾王楷法為時輩所推讓縉紳大儒皆樂與之游宗政漠如也其自待與其名齋若不相背馳云

遊嵩陽記

周叙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祀宋陵畢瞻望嵩少諸山慨然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李僕御已戒至期聞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子遂攜邑庠生王庸劉清李暄同徃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陽南至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犖确下步行二里餘午食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許地曰漫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栢數百株蒼翠蔚然可愛有碑二通一金元

光二年上黨趙琢謨云汾陽嘗領兵清河上至是索芻粟不獲里人告以是邦西南岡嘗出毒霧為灾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里人遂立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毒霧所出處予惟古人稱掃清氛祲汾陽之謂矣一則緱山東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名必宋元顯者夜宿原良村王庸家自鞏至是七十里餘翌旦遵趙城陟輟轅道石徑崎嶇盤迴以上中有關名萼嶺老卒數人守之時天

旱邑人祈禱甚久忽微雨從西北來予顧謂二生曰今日之遊固樂天復雨又樂之尤也轉西僅五里入少林寺木蔽翳仰不見日花草餘香郁郁襲人寺在五乳峯麓少室山當其南隱若屏列其寺僧聞客至迎迓甚恭佛殿後為講堂堂後有立雪亭則佛徒惠可受法於達磨處惠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竟得其法予因歎曰昔游定夫楊中立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惠可學佛法亦然使世之為弟子皆若此其學詎有不成者邪因

觀歷代所建碑刻其文最舊則有梁武帝御製達磨太師贊前刻歐陽圭齋序餘皆唐宋以下文字又向西北循山崖深入三里許攀援而上山勢岢然環抱視寺之臺殿山之林壑若在席下是為達磨面壁菴菴有石影云達磨面壁九年之遺跡也時雨止雲收煙霧澄霽幽鳥玄蟬鳴聲上下翛然有塵外之想僧云西南八里巔有惠可菴有卓錫泉以榛莽蒙翳不果上寺主僧二人曰圓宗林之廷者甚能言相與論辨亶亶亦自可敬飯

畢啓行逾十里則嵩山少室東西對屹山色掩映蒼翠
如滴路循深洞灘石礧礧按轡徐行毛髮森豎俄經一
小土神祠南忽有赤衣童子疾趨道左令導途者索之
彌久不見竊自念曰連月旱暵而赤色者南方朱火之
象也是豈旱魃之流歟因相與名其地曰赤童子山又
行十里憇郵亭中亭後一里有寺名會善刻元雪菴所
書茶榜字徑三寸許道偉可觀觀畢即出晚至登封假
館學宮自原良至是又六十里明日同廣文劉仲武司

訓吳永庸謁中嶽神祠且默禱久旱祈賜雨澤禮畢而
縣丞李政繼至祠在縣東八里嵩山之陽中原壤地平
曠有山亦培塿不奇崛唯嵩山蜿蜒磅礴騎奔雲矗綿
長數十里屹然在天地之中諸山環列勢若星拱蓋乾
坤秀粹所鍾宜神靈之宅也祠規制極宏壯峻極殿南
為降神殿三面皆圖生申甫像丹青頗剝落而筆意蒼
古督李丞命畫公模之宋金以來石刻以百數惟王曾
奉勅撰者碑最穹壯字體雖甚勁麗又漫滅不可讀并

命諸生用紙墨摹搨以考其舊既出李具酒散于道士
方丈相與宴飲甚歡丈室後有竹數百竿微風度之鏗
然有聲如擊金石此又洛中之僅見也又明日與仲武
永庸循北門遊嵩陽觀觀久廢惟古栢三株存大者圍
幾三丈高兩倍之相傳漢武帝封為大將軍有石刻識
其下次者亦幾二丈圍云皆封次將軍望之如張幃幄
如擁車蓋風動又聞如綠竹之音相對倚久之不能去
惟朝廷方取材川蜀以資梁棟此木近在河洛似獨遺

棄豈造物者固有以庇之抑以孤處僻遠不見知於世邪前有天寶三載紀聖德感應碑高大異常制書法極妙又從東度涸澗尋崇福宮即太乙觀林深從者迷失道往返數四始達宮亦屢廢惟三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者旁屋近燬于野火道官依殿以居舊有奕棋擣蒲泛觴三亭今惟九里池存有泉名太乙歲久亦湮則泛觴亭之故址也二宮觀俱漢唐宋以來天子巡幸暨王公卿士宴游之所方其盛時珠宮琳館金碧交映鑾輿

所至草木生輝及其廢也荒烟斷礎鞠為丘墟樵人牧
豎得而辱焉噫方外之流恒自視其道與天地長久永
存今既若此豈非物之興廢固自有時哉升高以望遠
則箕潁諸山隱然如畫追想巢由之高風西則少室三
十六峯綺綰繡錯高挿霄漢深悲李山人之陳迹目與
景接心契神會超然若御灝氣游鴻濛而不知其所止
也稍東有啓母石云塗山氏所化其說怪誕不經極西
有法王寺亦名剎殿宇頽圯惟浮屠巍然南下則有周

公測影觀星二臺廢址北顧嵩高二十四峯舒奇獻秀
歷歷可指竝山頂而東則又有所謂盧鴻巖投龍洞皆
嵩陽勝處擬次日再約往遊是夕予冒風寒頗不憚且
疲於登陟遂不果而顧予先後之所以賞者其所得亦
可謂富矣因累書其事于簡以識予是遊之勤并各書
一通一以遺鞏邑廣文吳公俾想見茲遊之勝一以留
登封學宮以備他日好遊者之故實云是為記

宋丞相信國文公祠堂記

柯 暹

宋有天下三百年海內臣妾無險釁一旦天命難諶江南失守高城深池間雖有堅甲利兵曾勁草之不若獨丞相信國文公未受王命毅然浩氣充塞天地使巴延之餌不能釣一舌世祖之謀不能屈一膝幽囚白刃不能移一心是蓋有日月之明風霆之厲者在乎其見耳方瀛國未封墜石塞敵使南冠不執安知吳越不可復中原不可圖然而不能皆天也或又以為既執之後張宏範說而誘之至再也世祖欲公附之切也附而用之

宜不下於宋也使能隱忍許臣於庭見之時又安知無
可圖者顧其思不出此嗚呼是豈足以知公者哉當庭
見之時一身之外皆元有矣此膝未屈為吾敵國一屈
之後臣節凜然縱有可圖吾心已二萬一有成猶不能
免無成則是漢李陵之謀誰復可信此公所以吟嘯從
容就死而靡他也某來永新聞固塘文氏六義堂并詩
乃公為其族人正道所扁而題也因造其堂拜公遺像
誦公之詩過錢市又瞻公像于文氏祠中宣德丙午江

西提刑按察司僉事括蒼王公繼行過謁祠下命某易
文氏祠為丞相祠或曰文氏譜自五代時春元始至十
世彥純生二子長曰卿次小山卿曾孫草齋生丞相為
鳳岡派小山之後為固塘派族遠而義疎某曰不然文
正范公親疎之論至矣以公之孤忠大節傳播宇宙間
如日星之明不容掩矣為宋而殁在宋當祀宋亡無祀
之者雖敵國表勵忠節亦當祀況守公之故土而愛君
之心同然者乎世無子孫雖鄉人尚義亦當祀况敦睦

之族景先德者乎今其祠在京都郡庠者創于元已祀之矣某在金臺時見一僧號全拙以戒行自高尚知慕公風節往拜于祠又聞一指揮者見祠宇傾圯尚能慨然新之求其姓名未得豈有鄉邦不如敵國吾儒不如武弁同族不如方外者哉祠因舊更其榜曰宋丞相信國文公之祠為之歌曰

玉關洞開朔騎南來孤忠矢志乾旋坤迴匪人自天我皇弗庇巡剛遠貞孔仁孟義盤盤鳳岡摧彼雕梁固塘

錢市六義孔彰篤維親親匪祀何祀子孫繩繩億千萬
世

重修虞士祠記

祝顯

洪洞縣南去城一十三里官道之東虞士臯陶之墓在
焉道西原上乃其祠也地可百弓坦夷高爽面離關戶
繚以周垣祠屋三楹中肖神像與侍從儀衛旁設齋廚
數楹制皆麗儉蓋創自前代莫究其始建入國朝載諸
祀典守土之臣雖春秋共事而因陋就簡莫之加意且

其民俗去古既遠罕事文學罔知貴貴尊賢之禮故舉其地里祠墓傳舍稱號一以神名名之無所諱避任治教者亦莫之戒識者戚焉景泰初予以侍近出官山右按部茲邑恭謁祠下顧瞻廢墜為之驚惕乃命有司封植其墓正其祠額凡觸神諱者一切禁之於是邦之吏民稍知敬憚而觀風問俗入其境者亦知趨式焉今年春予復來茲屬縣令尹鑑脩其祠之未備鑑循而才克事其事次第畢之加於舊觀因謀伐石請書其事用勸

邦人且示來者其用心可謂遠矣於乎自兩儀既分人
極肇立世稱至治者必曰唐虞而士實當時名臣羣后
之所首讓者其謀謨道德載諸經傳有天下國家者師
之則治萬世臣子之所咸仰况洪洞為神明之里則凡
生於斯吏於斯者尊崇敬仰是訓是行宜先他方安可
頃刻而或怠之者矧今幸遇聖天子更化海內風動冥
孚默契賢才彙征以光輔盛治駸駸三五之隆則夫是
方之間寧有不感發興起以追遐軌者乎故曰有其君

則有其臣也然則是祠所繫其於治教豈云小補之哉
後之君子尚體諸焉庸書以記

明文衡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三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記

常熟縣重建城隍廟記

吳 訥

昔在太祖高皇帝恭膺天命作四海神人之主爰念元
季綱淪法斁祀典瀆糴不經馴致禍災薦起民墜塗炭
廼屢勤睿思建立制度正名定分為萬世成憲若郡邑

城隍廟亦其一也初洪武元年戊申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時常熟循元制為州得封城隍神曰監察司民城隍靈祐侯二年己酉州改為縣三年庚戌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號一體改正仍頒格式蓋造廟宇屏去閒雜及泥塑神像于是改題木主曰常熟縣城隍之神知縣田義以舊廟在縣西十步者基地湫隘改造于西隅衮繡坊北卽

今廟是也四年辛亥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鑒察官吏人民善惡以貽福禍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廟與神立誓期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祝詞儀注出自宸衷聖謨洋洋發明福善禍淫之機以警飭下臣至矣然吾邑建廟垂七十餘載朽蠹剥落日就頽圯今知縣事郭南深懼無以揭虔妥靈躬捐俸貲以為衆倡僚屬吏民相與協助乃市材僦工經始于正統庚申十月落成于次年二月堂寢門廡宏

壯軒豁視昔有加適予致政歸老耆民時璫壘鼎等相
率謁文垂示永久予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古昔聖帝
明王罔不以事神治民為先務城隍之祀經典弗載蓋
後人因其保障民生以義而起也迨宋姚鉉編唐文粹
始載乾元中李陽冰縉雲城隍祠記然無所謂封爵配
位也及元草廬先生吳澄記江州城隍廟後殿則曰江
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以侯嘗定豫章諸郡而
然歟自後繁褻日甚聖明統御窮神知化始遂更正厯

歲云久或罔克遵今吾邑得賢令屏除土偶鼎建祠宇
將見神罔怨恫物無疵癘邑人之幸豈淺淺哉予耄眊
筆硯久絕茲今弗拒衆請者蓋欲昭揭聖制以示後人
俾勿至于遠墜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後之作邑
君子暨鄉邦友士尚鑒茲哉

有恒堂記

粵昔求樂初訥祇命訓文臣子弟于禮部部貳卿高密
儀公以德輔導景陵于孫宮休沐之暇迎予至其有恒

齊指齋扁曰制自束髮讀書暨登仕版以迄于今茲一
惟有恒是式蓋人一心全具天理惟有恒者不貳其心
故天理流行日用之間凡忠君孝親善兄弟夫婦朋友
以及應接事物何莫非是理所推乎今吾年已耆艾諸
兒悉令歸耕惟季子銘留侍茲幸親硯席望以是訓
勉之銘字子新少予僅十歲嗜學固怠未幾予以病免
歸子新依依不忍為別洪熙更化予承乏六察子新給
事黃門特詔贈公太子少師諡文簡予與子新胥晤未

嘗不以公言為勉也後予陞典留臺子新晉職翰林上
在御之五年己未歲予以老病詣闕懇求納祿得請致
事子新謁予寓廨曰先生榮還有恒之義望筆授之俾
得朝夕視惕匪銘一己之幸亦後人之幸也予聞語之
曰子之先公之言至矣雖然晦庵朱先生又有云恒者
常久之意必守貞而後得所常久之道三復斯言則書
所謂世篤忠貞詩所謂勿替引之子新與後人所當兢
兢加勉者焉夫如是則庶克綿先公之澤而報列聖鴻

思于無窮也子新作而請曰幸書以授於是乎書

大喜峯口關城興造記

蕭 鉉

今上卽位之明年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鄒來學方今
邊寇未靖守禦莫先于謹閉關隘其自山海以西至天
壽山以東千里之地關城屯堡爾其悉疆里之軍務處
置聽以便宜公拜手稽首畢因仰而言曰嗚呼皇上所
以委任者至矣我何敢不力以欽承休命先是邊塞入寇
自白羊紫荆諸關皆失利時公守喜峯口羣盜往往出

沒山谷窺我利便近邊之民為之驚擾公為親歷邊境
相地之險易曰多寡在人而捍禦之廣斥堠謹烽燧寇
不敢犯民用以寧及有是命時鎮守則有尚膳監郁公
永總兵則有都督僉事宗公勝左右叅將則有都指揮
僉事胡鏞馬榮公與之謀曰鄉者緩急預備一時權宜
耳經久之計當如聖諭衆咸是之議以克合乃經營隱
度以繕治之不獨喜峯口而已其他董家羅文諸峪劉
家界嶺一片石諸口廣者百有餘丈狹者數尺皆築城

以障其缺舊所有者乃增高之為門以便我軍之出入
通水道者則制為水關城之外為濠濠之外為牆山之
峻者削之為壁谿峪蹊徑凡人跡可通者盡築焉蓋東西
千餘里間營壘相望高深堅壯足以經久誠所謂金城
湯池固也公又以謂諸關獨喜峯口鉅鎮外國朝貢道
所以由乃為城樓以示壯觀樓高四丈深廣稱之名曰
鎮遠樓經始於景泰壬申之七月落成於癸酉之四月
力取於守禦之卒而兵不知勞材取於山谷之產而民

不知費人見其功之成而不知其何以為之也于是其將吏相與告于宗公曰都憲公受上命疆理而公式克協心同力以底于成不有紀述其何以示後宗公曰然乃以書屬翰林編修劉宣請于予古之為天下者不病乎其有患恒病乎其無備不病乎無其備恒病乎難其人夫事機之來無常也惟禦有其備則雖有一朝之患不足為吾害備不先具使經理有其人則雖遇弊敗之餘猶足成吾功故曰惟在得人而已北邊當永樂宣德

中承平日久無事修治正統以來蓋顏隳極矣聖天子臨御赫然述中興之業乃始汲汲于斯當此時受命而往者肩背相望雖極一時之運然其間苟簡就功者猶或有之獨公毅然以為已任而凡將佐與同事者皆効力相成故其所建立堅久不隳使國家恃之晏然無復後顧之憂此蓋千萬世永遠之績豈一時之功也哉昔周盛時有獫狁之難朔方之城實命南仲而南仲克修厥職卒收獫狁于夷之效出車之雅藹然詠于當時而

傳之至今今公之任則南仲之任也而能盡心如此敵人之首已見今日矣使當時大手筆一為紀之豈不與出車之烈並傳邪顧予之鄙烏足以及此而宗公適以請特為考其始末之槩論著之俾為天下國家者知治之責在于得人而後之任此者當思所以善繼之也

賜遊西苑記

李賢

天順己卯首夏吉日上命中貴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翱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

卽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芰荷翠潔清目
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森排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
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
壁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游戲其
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
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
龍奮爪擎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
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峰嶙峋萃萃俯瞰池波

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于几
牕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
參差為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峯以
次對峙四圍皆石巔巔齟齬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
旁綴樛葛蒼翳兩掖疊石為嶺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
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
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輦飛高挿于層霄之上殿
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神觀滿

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亭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峰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艮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于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

禽鳥有亭臨水曰映波又南行數弓許有殿臨池曰迎
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
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煙靄雲濤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
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
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
淙散激射飛薄濺灑最為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
龍昂其首口中瀆出復潛繞殿前為流觴曲水左右危
石盤折為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

櫳欄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
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與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
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
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
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
官珍饌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
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
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臨深軒記

予天順癸未之夏構小軒於後庭之中扁曰臨深蓋取
小旻詩中如臨深淵之義客有見者感焉請更之曰子
為是軒乃燕息之所身之所安也今以臨深名之則危
之也毋乃不可乎予曰子言雖似然未知名軒之意也
且危之者固所以安之也苟無危之之心而欲身之安
者鮮矣是以古之聖賢兢兢業業無時而不戒謹恐懼
故能免夫敗亡之禍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孔子於

繫辭贊之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又曰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豈惟易道為然凡詩書春秋禮樂
之道莫不皆然而戒謹危亡之說未嘗為第二義也然
則後世之士有志於聖賢之道者其存心行已亦惟如
是而已不然則必至於慢易而傾覆之矣此名軒之意
也況予濫居宥密之地所謂在四而多懼者可不危乎
假使處豫亦必如六二之介於石不終日可也豈可狃
于安樂耽戀不已而至於溺哉客乃憮然曰吾之所知

者近也若子之言其所知者遠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其庶幾無近憂矣乎斯軒斯名誠不可更于是乎記

河南府學四賢堂

劉定之

河南府儒學明倫堂在大成殿東都御史王公暹以為堂東而殿西則是師生講習之處尊而聖哲祀享之處卑也乃於殿西隙地復構新堂以夾殿於其中而新堂之所祀者邵康節程明道伊川蓋皆其鄉賢得從祀于

先聖者也今年予以使事至河南獲祇謁焉退而思之
司馬文正亦嘗居此而亦得從祀者斯堂之祀不與何
也以蹟言之若必世家於斯然後為其鄉則惟兩程夫
子為然爾康節自共城來今安樂窩其遺墟也文正自
涑水來今獨樂園其故址也蹟之暫寓皆如此爾今既
已有康節矣奚可以無文正至論其德則熙寧變法之
初廷爭謬學士君實御史伯淳相唱和也元豐退居
之際養晦著書皇極經世資治通鑑相符契也元祐更

化之秋旋乾轉坤光居宰府願在經筵相表裏也德之
頡頏又如此又豈可以祀邵程而遺司馬哉明日予與
太守虞君廷璽教授鍾君旻暨其同僚諸君會別于東
關語及之皆懽然以為宜無異辭乃定議祀四賢其序
先邵次司馬次兩程以齒也余為記且繫以銘曰

河洛土中大賢所萃維茲四賢當宋盛際或隱巖穴或
起科第或居侍從或正宰揆孰能洞觀三才萬物鞭駕
風霆探躡天月曰惟邵子林下豪傑孰能用世功烈哉

巍平視韓富仰儕臯夔而又傳道為學者師曰惟司馬
廟堂表儀孰能並峙一家弟兄伯若春和季如秋清猶
夷猶惠可顏可曾繩繼前哲梯階後英曰惟兩程聖門
榦楨同時四賢百世仰希禮殿從祀遍于海涯矧茲鄉
里宜有專祠祠以敬賢希以為己香火堂亭簡編憲几
郡侯師生來遊來止際茲聖明其繼高軌

句容曹氏祠堂記

南京吏部尚書句容曹公昔者以書來告予曰義於里

居構祠堂以奉先世願有以記之予諾焉而未果既而公捐館其子中書舍人冕歸奉裏事畢來謝上命塋祭之恩見予伸公前請予問祠堂之制冕曰在正寢東遵紫陽家禮也楹止於三不為高廣因地勢也黝堊丹青之飾踰於他室重其先也且公官秩之所當為也又曰公之神主既入于祠堂而昭穆之序改題遞遷矣則今所祀者稱之龕也祖之龕也曾之龕也其所躬至與所追榮之官號皆吏部尚書也而冕之不肖尚得列職文

苑以其所蒙祿供祀事不下儕於禮所謂無田則薦孟子所謂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者嗚呼先父之所以荷受聖恩顯其先而憐蔭其後者於此亦可以見之矣奚可以不見錄于君子乎予曰然世之稱為士大夫者鮮不致美其宮室以為己所居之計而求垂諸子孫於安其父祖之神則或忘夫為之所此其意將謂夫化者為罔知矣是豈得為仁乎將謂夫體鬼藏墓封樹崇茂拜掃以時宜在彼爾無事乎此也是豈得為知乎

將謂夫吾能顯親揚名務其本矣而祠以祀之特其文爾殆不足為是豈得為禮乎仁者事亡如存追遠如近知者知送形而往迎精而返之依乎後嗣也禮者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奚可偏廢哉子之先公舉斯典也三德備矣若夫子之不忘繼述斯亦可謂能子也乃記之

遊梁氏園記

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

入于朝市間全無迹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為蕭太后城
即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為姓有子為
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統部屬故其亡也末帝淳之妻猶
得獨存稱太后以至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
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為范陽藩鎮安史
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州
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龍與薊在
此也惡得非唐藩鎮舊城乎遼金不因藩鎮以為都而

曷因乎稽諸史志遼金又曷嘗創建都城乎其城僅存
土爾甃皆為人取去今取猶未已其土皆真黃土人取
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即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予往
遊之日去清明節未久插棘持紙近遠在目嗟乎昔之
在此地者以臣叛主如安史輩自唐中葉迄元季世七
百年矣小而鼠拱豕伏大而虎吞龍亢孰得窺之哉天
旋地轉時移事改而懦夫豎子持畚鍤以斲甃掘土焉
就其構樓櫓立麾蓋喑鳴叱咤之故處而葬埋哭泣引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後
卷三十七

緋掩袂焉因其頽垣隳墉而增高補缺以障朔風延夕
暉藝羣芳於是吾儕得以息朝署之迹據林野之興焉
俛仰古今感慨多矣可以自幸夫聖明之不易遭也是
日園中牡丹皆半謝蓋京師氣候牡丹開於穀雨後於
候為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之間予往乃立夏初故
已過也同遊者柯學士孟時相約攜具皆甚儉園有龍
槐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風埃中道憇一寺正統中太
監僧寶所建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没于土木有像在

寺歸時風止過太宗潛龍時所建天王寺其規制視前
寺僅三之一云

重修豫讓橋記

倪謙

距趙城南幾十里水自東山來橫亘於道古有橋架水
上以濟行旅即戰國義士豫讓死所也代久傾圯於水
裏足經是者咸病焉知縣事吳橋何君友聞於正統辛
酉由進士出宰於斯興踣起廢有為有守歲甲子秋八
月嘗出按行至水涘爰仰遺烈惕然懷感乃稅駕召諭

父老曰若知夫豫讓之所以義乎昔臣事智伯感其國士之遇及智伯為趙襄子所滅壞地三分家無噍類而讓以死報之挾匕首入其宮中塗廁以冀得志於襄子也至被覺獲幸得釋又漆身變容吞炭變音違妻拒友必欲成其志去伏於此橋下俟襄子出而圖之復被覺獲竟斬其空衣而死屢仆屢起畧不少變雖未得扼其喉堪其冒而一念之加于襄子者固已盡矣此其義何如也讓既死於此橋其靈爽將不亦依於此橋乎今顏

缺斷壞民病干涉無讓猶將舉焉矧有讓之烈乎昔南
國愛甘棠不忍伐以召伯生憇於此故也則夫死於此
者能不加愛而忍視其廢乎大義耿耿誠足為委質事
人之法吾將表其跡以風厲吾民爾謂何若父老咸稽
顙曰諾於是首捐俸資哀輿情所樂助計得錢若干緡
乃募工甃橋以石中券水竇上隆旁殺廣二丈長倍之
高一丈五尺為祠堂橋西以安其靈費不在官役罔及
民踰月功以成告是年冬君朝會京師過予家屬記其

事予以君斯舉得三善焉夫追復古跡俾前人之遺烈以彰義之發也俾行旅之濟涉以便惠之及也俾斯民之趨向以勸仁之推也一舉三善其可謂能知為政不有過於鄭僑也歟代之理人者非法令所急不皆加之意君獨急法令所緩若此非賢而有才殆將有不暇也君在壬戌癸亥歲嘗修建中鎮伏羲媧皇三廟又嘗修宣聖廟以暨城墉壇墠罔不完固其規畫率類此務民義敬鬼神君有之矣因併記之以告於後之人

揚州府重修養濟院記

劉 珣

皇上踐祚之初百政一新軫念困窮之心尤惻惻然故
明詔之下首及之且令有司無俾乞食於市大哉聖心
即古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之心也臣珣因憶去歲
侍講春宮至書之無逸篇言文王於小民則懷保之於
鰥寡則惠鮮之遂及時事數十天顏豫悅雖不形諸言
實深有契於心臣珣於時有以知皇上真大有為之君
可以登三邁五而漢唐宋英君誼辟不足較也斯人之

福何啻萬萬肆其初政卻貢獻減財賦罷諸道鎮守官
無非為民而以窮民尤民之微者故特加之意焉皇上
愛民之仁若此其任事之臣體皇上之心者固有之矣
然有行之而不竟者有視為故常者皆深可惡也至以
忠義自許以蒼生為念侃侃焉特立不阿不待啓之而
政以行不伺激之而仁以著陝右王君公度一人而已
君昔為給事以誅奸臣功超擢都臺督理漕運大得江
淮之心及其既去人心若失慈母及今再起人心若得

慈母君何以得此於人人哉亦惟以仁而已君於可為
之事知無不為自淮以南南北數千里吏之墨者黜之
事之壅者通之民之離者合之法令大行輜車所至民
必焚香望拜天順癸未君巡撫至楊首以養濟院詢于
有司仍躬造其所舍宇歲久寢用圯壞且狹隘弗可容
衆君設法修復不勞於民輦石陶甃鳩材僦工木斲而
不加雕牆圻而不加飾前此屋止十三間今悉撤其舊
而更新之凡增若干楹廣儲布帛粟米實其中郡之鰥

寡孤獨疲癯殘疾不能自全者皆兼收而並納之復於大門外大書養濟院三字於坊以示來者告成之日歡聲肆徹民用以康道路之間無復餓殍君之功可謂大矣太守武邑王勤恐君之功不傳諸永因訓導孫敏以公來京寓書具始末屬識其事夫古之聖君賢相以天下為心則必均天下以為愛譬之萬物育于覆載不容萌蘖之或傷血氣周流於四體不容一指之或滯況以天下猶一家豈容一民之或失其所哉皇上能體文王

發政施仁之心君能體皇上愛民之仁且斯舉也舉於
明詔未下之前可謂能分君之憂者矣可謂不待啓之
激之而仁政自行者矣夫養濟者仁政也仁政旣行則
其仁聞必達于上將置諸左右而仁澤被於四海此諸
公及蒼生之所望也噫安得今內而任事公卿外而郡
邑小臣皆以仁民為心如君者邪此瑯區區之望又無
窮已其院興工於天順七年五月初二日訖工於九月
十八日作記

揚州府重修白塔河記

王 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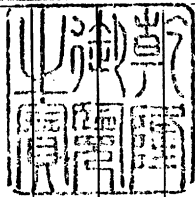
維揚郡治東北兩舍許宜陵鎮側有河名白塔蓋古運河支流以南屬于江北達于淮者也皇明宣德壬子平江伯陳公瑄醜浚舊道建新開大橋潘家江口四牐以蓄洩水以便江南漕運歷歲滋久中多壅閼舟旣不通牐亦隨毀廼者成化癸巳冬巡河郎中郭昇以為言下其事於總督漕運都御史李公裕以詢於衆得修河事宜以屬郭君而總其成焉郭君於是召集旁近兵民二

萬人疏舊河二十里築東西捍水隄四十里建通江大
同二牐其大橋新開牐之故存者咸修復之又增建土
壩三夏月潮漲則由牐冬月水涸則由壩又建減水牐
五以防汎溢淺鋪五以備疏濬至於涖事有廳享神有
祠保障有巡檢司凡有益於河者無不為之經始於丁
酉三月以是年六月畢工通判鮑克寬具事顛末來請
作記予嘗考之吳城邗溝昉於左傳渠通江湖載之遷
史唐漕江淮撤牐置堰宋至紹聖易堰以閘則漕河之

出於揚境者最為切要漕法之講於儒先者最為詳備
漕數之給於縣官者最為豐溢大抵建國于西北為不
拔之基取材于東南供不貲之費由今視昔初無少戾
興事勸功有待於人此白塔河之所為濬理於今日也
雖然古人嘗謂潤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
敗溺遂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
舟且減運錢數萬今京口埭既淤淺不勝重載則由常
州孟瀆河入江遡流而趨伊婁回遠百八十里視六十

里既兩倍之而大江風濤之險漂溺之患月所不免又非但歲中見之而已也斯河既成則江南漕舟出孟瀆者可徑投斷腰洪入夾江三十里入河又四十里而達揚境脫不測之淵以卽安流忘盜竊之虞而游樂土烝徒歡呼無事轉輓篙工舵師枕卧而至其為省費又奚翅數萬而已也使非李公之經畧郭君之籌畫而欲望其力排羣議茂績成績施加當時敷被後世如此役者庸可得乎李公字咨德西昌人巡撫淮南焯有風烈郭

君字騰霄濠梁人治水徐淮之間亦累著奇效以不繫於茲河也皆畧而不書而特書其興利拯患充國惠民之一事俾列之貞石以為後來者勸云



明文衡卷三十七